

## 区域合作 俄东部地区 外论摘编

## 俄罗斯向东转：问题与前景

[俄] Н.И. 马斯连尼科夫 С.А. 齐普利亚耶夫 И.Ю. 尤尔根斯 张知备译

【中图分类号】F13/17.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7) 03-0054-0007

乍一看，由于与西方国家的地缘冲突不断，俄罗斯“向东转”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经济方向和伙伴发生改变。彼得大帝开启的“欧洲之窗”（与欧洲的关系）正在紧紧地关闭。与此同时，俄罗斯渴望向“温暖”的亚太敞开大门，尤其是中国。俄罗斯的精英们正在高兴地期待着中国能代替欧洲成为我们的客人：我们的自然资源新买家以及技术和投资的新来源。2015年，在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论坛上，一些俄罗斯参会者直言建设“大欧洲”的机会之窗关闭了，欧洲和俄罗斯的分裂之路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也许是几十年，欧陆的分裂，不只是彻底的，更是不可逆转的。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应终结一些政治议程，向新的机会敞开大门，而不应再耽于政治空谈和21世纪初的浪漫预想。

这些想法不无道理，只要在全球和地区可行性上，现代“新欧亚主义”和对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美好期盼的政治言论有着坚实的共同认知。亚太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地区竞争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俄罗斯就会越走越远。然而，这些机会是什么？如

果在对它们没有深刻了解的情况下去追逐全球变化的幻象效益，那将至少导致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落后于全球发展。

## 一、历史上俄罗斯的转向

21世纪将成为“亚洲世纪”的观点已成为共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00年亚洲国家的经济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不到30%，然而2014年该份额已经超过40%。2014年底，全球GDP增长的将近2/3来自于亚洲的增长。中国已成为发展的主动力，2000—2010年，其平均年增长率为10.5%。未来两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速将回落，但仍将维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6年亚洲增速将达到5.5%。位于亚太地区的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6.3%）、印度（7.5%）的增长率将超过平均水平。

2010—2013年亚洲的快速增长成为大宗商品市场反弹的重要原因。其主要驱动力是来自中国对大量原材料的需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

【作者简介】 Н.И. 马斯连尼科夫（Н.И. Масленников），现代发展研究所财经部主任；С.А. 齐普利亚耶夫（С.А. Цыпляев），俄罗斯总统国家经济和公共管理学院西北管理学院法学院院长；И.Ю. 尤尔根斯（И.Ю. Юргенс），现代发展研究所董事会主席，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成员。

【译者简介】张知备，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学生。

本文在现代发展研究所题目为《俄罗斯联邦在全球经济中的新定位——机会和前景》的报告基础上编写，载于《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的未来》，总编：И.Ю. 尤尔根斯，莫斯科“生态—通信”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187页。

投资维持了经济的高增长率，这种增长模式保证了金属和碳氢化合物消费的增长。2014年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估计，中国消耗了世界生产的超过一半的铁矿石、铝和镍，超过40%的铜和锌、30%的大豆，以及23%的能源。

早在21世纪初，考虑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俄罗斯发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积极进入当地市场是合乎逻辑的。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长期以来，亚洲国家并不是俄罗斯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对象，也不是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兴趣所在，因此，2014年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对外贸易额中所占比重不到25%。2011年前，所有区域性股票市场均无俄罗斯股票交易。此外，直到2011年都没有渠道把俄罗斯的矿产资源与亚洲消费者连接起来。所有与“亚洲客户”签订的协议均具有针对俄罗斯能源西方买主的示范性目的，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2006年签署的年输送总量680亿立方米的两条天然气管道建设备忘录（“阿尔泰”和“西伯利亚电力”项目）。

2009年被普遍视为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开始，那时至少有两个因素出现了。首要的因素是2008—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此期间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的引擎。俄罗斯GDP下降8.9%，然而中国的GDP增长了9.4%。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通常来自西方的资金暂时枯竭，俄罗斯政府财政资源受限，许多企业被迫转向亚洲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签署了修建斯科沃罗季诺至漠河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的协议。在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获得250亿美元的贷款交易的合同条款下，俄罗斯公司承诺每年供应中国1500万吨石油，为期20年。另一个重大事件是2010年1月Rusal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危机暂时迫使俄罗斯政府和经济机构第一次严肃看待东亚商业的发展可能性。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为2012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做准备。在准备首脑会议的官方议程时，政府不得不深入到亚太地区的发展趋势中，并积极探索在该地区的商业机会。在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声明已经采取措施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为2011年发展与亚太地区关系做

准备的“哈巴罗夫斯克倡议”；东盟—俄罗斯峰会试图建立与韩国、新加坡、中国的“现代化联盟”。所有这些行动都不是系统的策略，因此，在2012年春季之后，执行声明意图的行动停止了。

远东发展部成立后的2012年，俄罗斯更新了在亚洲方向的对外经济活动。该地区发展战略准备重点面向亚太市场，主要侧重于激励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俄联邦超前社会经济发展区联邦法》的制定出于同样目的，其实质是在宏观区域内建立具有监管环境的特区，与亚太地区的最佳实践相竞争。在三年之中，该部首批只选择了9个区域创造超前社会经济发展区，大规模投资还没有讨论。

最终，在乌克兰事件的影响下，2014年春季俄罗斯继续“向东转”。俄在上海签订了42个合作协议，其中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中石油之间的当时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在2014年春季、夏季和秋季，俄罗斯国家财政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访问了该地区，在西方的制裁出台后，官员和大企业开始了在亚洲方向更加积极的活动。与领先的亚洲合作伙伴创建官方联络机制；与处于领先地位的亚洲伙伴创建官方的交流机制，这是一个政府间的委员会，致力于和中国的优先投资项目，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与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任主席，目的是同亚太国家合作，成为俄罗斯工业企业联盟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协调中心。

## 二、俄罗斯视野中的“亚洲因素”

俄罗斯视野中“亚洲方向”的乐观基于一个事实：在10—15年时间内，俄罗斯将能够平衡与欧盟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与欧洲贸易关系的进一步破坏不会对经济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害。亚洲的巨额投资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西方的小股投资。俄罗斯在亚洲的主要合作伙伴将是中国，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与欧洲的关系同属于一个公式：俄罗斯的原材料将换来信贷、技术和投资。中国对能源、金属和化肥的需求持续增长将为俄罗斯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在俄罗斯的一些部门将能够建立起与中国的合作，共同进入第三世界市场。俄罗斯公司外部资金将主要来自中国上海和香港的股市，部分来自

新加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丝路基金（SRF）的大量资金会进入到俄罗斯经济。东南亚将成为解决国内工程和基础设施产品方案的市场。从近两年来看，这种想象没有实现。俄罗斯需要重新审视其外交战略的“亚洲因素”。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一是小心对待西方对亚洲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约束的规定；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对原材料和在亚太地区劳动分工的相关需求；三是中国发展机构的工作原理；四是亚太地区自由贸易体制的未来结构。

我们特别强调对来自中国资金流入的预期。中国在俄罗斯经济中累计直接投资目前约为50亿美元（包括第三国、公司持有的投资，据中国专家估计为300亿美元）；俄罗斯对中国投资8亿多美元。俄罗斯政府已做出重大努力，建立与三个由中国倡议创建的机构和发展项目的联系。第一个是最近创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第二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创始文件于2015年5月签署；最后一个，即第三个，也是最雄心勃勃的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新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投行投资基金的规则尚未确定：有待讨论制定，高层管理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拟定中的亚投行法定文件表明，银行拟利用现有成熟的开发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最好做法。对该项目的高标准要求将迫使俄罗斯改善自己的提议。对俄罗斯最明显的有利之处是削弱“来自欧美地区的政治控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已经“暂停”与俄罗斯的关系。新的发展银行和亚投行的建设需要时间，投资的金额不会很大，所以，只能在中期对俄罗斯产生积极作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看起来更有吸引力。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表示要加强中国和所有希望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国家之间的物流、投资、贸易和文化关系。为此投资400亿元设立了丝路基金（SRF）。中国的国有银行宣布，2020年前将分配高达1万亿美元的信贷额度。2015年5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俄罗斯对此寄予很高的期望，这显示在诸如瓦尔代国际俱乐部的报告中。莫斯科希望中方投资连接东亚与欧盟的交通基础设施（明确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一个地区）以及俄罗斯的生产发展。

由于中国的做法是在正常的商业谈判中为每个项目设置条件，因此该声明中尚无具体条款。在早前普京访问北京期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然而，俄罗斯铁路公司和中国铁路部门之间的框架协议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协议；作为对接声明象征的俄罗斯多元化的矿业、金属和能源企业En+集团和华为在伊尔库茨克地区建设数据中心的协议先于5月8日的对接声明之前签署；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俄联邦公路局”签署连接西哈萨克斯坦与欧洲高速公路的合作备忘录依旧没有在技术以及细节上达成一致。中国丝路基金（SRF）关于购买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9.9%股份看起来一切就绪，尽管价格只会在交易最终结算时才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作为一个管理公司，SRF都准备购买令人关注的（包括有问题的）不冒面临制裁风险的资产。

在不拒绝与中国发展机构合作的情况下（值得考虑的是，这些机构已经基本建成，解决了中国自己的一些问题），要获得有利的融资条件以及适合俄罗斯的明确的游戏规则需要周密地准备项目。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很少考虑建立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像由美国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由中国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从形式上讲，俄罗斯并没有表示愿意加入任何谈判进程。俄罗斯没有被邀请参加TPP谈判，没有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一个需要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此外，这一方向的所有步骤应得到欧亚经济联盟合作伙伴集体的支持，因为俄罗斯联邦加入任何自由贸易机制都会影响他们的市场。

抛开对新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背景探寻，在当前环境下亚洲因素在俄罗斯对外经济战略中不会显示出巨大的成效。转向亚洲，俄罗斯不得不在共同的经济世界里安顿下来。然而，俄罗斯东部地区相当可观的潜力仍然未开发。在一系列负面因素于2013—2014年引起俄罗斯经济下降的背景下（缺乏结构性改革、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

西方制裁），俄罗斯政府正试图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转向亚洲”不仅应该有助于发展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且还可以弥补与欧盟、美国及其盟国合作破裂带来的损失。

总的来说，制定在东亚有意义的对外经济战略将是俄罗斯发展的正确方向——区域的增长能够成为整个俄罗斯经济的驱动力。俄罗斯的亚洲机会不仅限于获得新材料出口市场的可能性——亚太国家也可以成为资本和技术的来源。与此同时，在目前的情况下，完成“亚洲矢量”的俄罗斯外交战略有相当大的困难，其无法在中期取代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参与区域投资都显得迟了，并且处于非常不利的境遇中。亚太地区成功整合还面临如下一些挑战：不专门定位于中国；减少制裁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关注）俄罗斯亚太地区方面专家的意见外（包括对俄政府、商业和社会的意见），还要重视加强亚洲投资者对俄罗斯的了解；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实施结构性改革，彻底改善俄罗斯的投资环境。

### 三、欧亚一体化项目展望

作为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容忽视的一个强大的力量，俄罗斯不可能以一个小伙伴的身份加入西方或东方。同时，俄罗斯还没有实力能尝试“单独完成整合”以加强在全球体系的影响力。欧亚一体化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扩大市场、劳动力和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欧亚经济联盟，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有国际法人地位，并由有关协定设立。欧亚经济联盟保证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经济领域的政策协调。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已成为“后苏联空间”国家经济领域联合行动上最重大的事件。（欧亚经济联盟建立了）一个五国联合发展模式，该模式能够解决每个国家自己的普遍和具体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俄罗斯在创立欧亚经济联盟的过程中承受了损失，程度还很难估计。问题是，乌克兰并没有成为区域邻里的成员以及整个事件（乌克兰危机——译者注）发生的方式不仅会对欧亚经

济联盟运行效果产生影响，也是对该组织生存的威胁。主要表现在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消极影响、通过对俄罗斯进行贸易制裁（并没有牵涉到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以及通过俄罗斯废除（单方面和围绕乌克兰局势影响）从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免税进口货物的规则（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有自由贸易协议）措施等方面，不再从上述两国免税进口货物是俄在（两国）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的一种（自我）保护举措。

该联盟其余部分设计的吸引力主要是为了确保最大限度地方便联盟其他成员进入正在增长的俄罗斯市场。目的是保护共同市场、促进进出口贸易以及政策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起指导作用的“硬”责任的最大部分是在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监管标准方面，如贸易政策的工具、海关、技术、兽医和植物卫生，反垄断规制。同时，成员国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在金融市场监管、交通和电力基础设施、工农业政策、服务贸易等方面进行整合，相应的义务履行不到位。

在做出该决定和其他决定时，俄罗斯没有利用“权重等级”的差异可以自认的法律优势。每个成员国都有权否决任何决定，而退出联盟的程序并不烦琐。这种有限的联合能力和参与者的平等权利，也是欧亚经济联盟能对俄罗斯合作伙伴产生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俄罗斯避免了对两个最敏感问题做出承诺：（其他成员有权）享受天然气、石油及其制品的俄罗斯“国内”价格，利用俄罗斯运输系统输送石油和石油产品（推迟到2024—2025年），以及通过建立联盟金融机构分享俄罗斯金融（财政）资源。像以前一样，这两个问题都是俄罗斯与合作伙伴通过双边形式解决的。

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主要围绕货物贸易（国内和国外）进行准备，在其他领域的整合过渡期为5年至10年。与此同时，欧亚经济联盟应在未来3—5年内取得重大成果，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欧洲和世界将形成新的经济秩序。欧亚经济联盟有形的中期成果只能期待在贸易领域获得。欧亚经济联盟的未来取决于（这样的）成果。

目前，贸易依存度的景象是多种多样的。属于联盟内贸易占俄罗斯整个出口份额的7.4%，白俄罗斯为38%，哈萨克斯坦9.5%，亚美尼亚38%，吉

尔吉斯斯坦 22%。没有一个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出口严重依赖其他成员国。然而仍有三个国家的该项指标较高,很难找到相关替代产品。在一般情况下,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市场,成员国的货物并没有发生明显调整的情况[像关税同盟建立的前两年(2010—2011)发生的情况]。现在,当广泛的一体化效应耗尽时,危机大大降低了进口商的购买力,成员国经济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促进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相互贸易增长的原因不可见。因此,对创立欧亚经济联盟的热切期待落空了,这就是欧亚经济联盟的风险所在。

成员国具有共同利益的合作项目可以通过国家投资或借款来改变境况(例如,利用第三国——贸易和经济协议合作伙伴的公共或私人资金)。货币领域的自由更为重要,因为在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很难谈论平等的竞争环境和促进本国货币交易的谈判。目前,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之间贸易结算 50% 用美元,另一半用欧元。

在合作性金融、信贷和保险支持项目以及汇率政策的协调上,都需要大胆的政治决策。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条约没有对此进行明确规定,它们应该是新的独立的谈判主题。即使在这一方向上采取行动,我们也不会预期相互贸易的快速增长——这将需要数年的时间。对欧亚经济联盟来说,另一个明显的风险是事关其存续的基础条约遭受破坏——关税的统一性和共同的外部关税税则(个别成员国的总负债属于例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在世贸组织内做出特别关税承诺。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承诺在 2019—2022 年取消关税,哈萨克斯坦的过渡期将持续更长时间。

俄罗斯也有例外,对参与制裁俄罗斯的国家的大多数食品实行进口禁令也适用于原来享受税率最惠国的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其他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与这两个国家仍实行自由贸易)。俄罗斯的上述举动违反了在共同关税领域内的竞争条件,并导致该联盟成员间相互贸易的减少。另一个问题,既包括整合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潜力的巨大机会,也可能被利用松动联盟,这就是与第三国达成国际协议。在人们有理由期待内部贸易显著增长,但会把相当宽松的进口条件从成员国整个商品市场中排除出去的情况下,它(这样的国际协议)主要是有助

于经济增长和展示欧亚项目成为成功促进联盟出口的有效工具。然而,与越南的谈判经验、在欧亚经济委员会讨论的联盟国际活动主要方向的性质都显示,上述这项工作正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

企业的消极被动是有效谈判和从协议中获得实际效益的主要障碍,企业的条件通常少到一个——希望获得优惠准入。在伙伴国购买,而不是打开他们的市场。在谈判议程中缺乏进取性立场,使原本是利用其促进出口的协议变成了保护进口商的协议。谈判进程的另一个特点是成员国不愿将与贸易、服务和投资有关的立场纳入协议,只有俄罗斯在与越南的协议中包括该立场。因此,协议的协同效应受到重大影响,不能做到在同等程度上对跨境供应链的认可和促进,而所有经济活动又都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最后,有一种情况可能潜在地破坏联盟政策的统一性,即伙伴方希望独立地与第三国进行贸易谈判。在这里,我们首先谈论的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的关系。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同意协调与欧盟的谈判路线,其中蕴藏两个重要因素,首先是以前由成员国与欧盟签署的伙伴关系合作协议已经过时,因为它失去了与主要任务的相关性——世贸组织贸易制度是在没有这些国家参与的情况下确定的。需要新的基本协定,通过监管合作和部门对话为当前进行全面优惠协议的谈判铺平道路。第二,这些国家不仅试图解决与欧盟关系领域的共同问题,而且还试图解决各自的任务;还有与欧盟的谈判历史(例如,亚美尼亚一直在协议中,吉尔吉斯斯坦没有开始谈判的草案,白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合作协议尚未生效)。由于政治原因,莫斯科和布鲁塞尔之间谈判暂停,由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哈萨克斯坦是唯一接近草案签署的国家。鉴于协定草案的监管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框架类型,其实际应用可能在阿斯塔纳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双边关系中建立比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更为有利的条件。这将成为联盟解体的明显原因,也是新的风险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机构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渠道是多么重要。有必要就一项协议进行谈判,该协议的规模将不逊于与中国的协议。这不仅可以保持整个欧亚大陆的战略平衡,而且可能保持跨大西洋关系战略的平衡。

布鲁塞尔对实施这样一个方案很有兴趣，由于俄罗斯不佳的政治形象，布鲁塞尔对实施一个去政治化的欧亚经济联盟更感兴趣，其兴趣至少不小于莫斯科。

除了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消除非关税壁垒，到2022年创建金融监管机构单一的电力和天然部门，欧亚经济联盟还确定了真正的宏观经济和货币协调（体系）。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集中管理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发布中心。在“欧亚经济联盟条约”中列入了三个主要指标，所有五个成员国都必须遵守这三个指标：债务与GDP的比率、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对这些指标遵守情况的控制，无论是否在实践中得到执行，都意味着这些国家政府和议会对权力的让渡，这与欧盟所做的不相上下。基于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的分量，事实上，这意味着权威在远离莫斯科。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对俄罗斯权力的削弱仍不满意。20年来，关于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国家联盟中建立一个单一经济中心的辩论毫无结果。乌克兰危机严重影响了这一整合进程。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不支持俄罗斯，最好的情况也就是作为一个“正直的调解人”，而非盟友。

不能不对俄罗斯专家结论表示赞同，今天欧亚经济联盟的GDP为2.2万亿美元，占世界的3.2%，还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市场，任何建立“欧亚大陆堡垒”的企图都是自杀行为。加快在东部和西部的谈判进程被看作是走出这种局面的方法。既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建设，也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建设就足以平衡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吗？这是不可能的，不仅是因为在欧盟方面的进展是困难的，因为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后苏联时期最严重的危机，而且，尽管欧洲自身处于危机中，开始了朝向欧亚经济联盟的移动，但还必须找到明确的论点：这么做有利，而反向操作则根本无益。那么，什么可以作为这样的论点？只有一个：欧亚项目在非欧洲方向的成功，也就是创造出一个新的现实。

虽然转向亚洲只是更多地体现在言语上。是的，中国积极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的关系是重要的，但只是欧亚经济联盟与大亚洲关系组成的一部分。中国的合作伙伴已提出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正在加大欧

亚大陆物流路线的联系强度。这样的物流线路，连同多样化的基础设施（通信、能源、社会、沿线的产业集群、简化的过境系统、通关和安全）还没有建成。这个系统是从消费品、食品到最终消费者，从零部件到成品的大范围的产品运输以及服务于投资需求的。

欧亚经济联盟已经开始创建自己的对外关系战略，将允许确定行动的程序。在东南亚，开始计划与越南建立自由贸易区，物流的建设将需要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参与。与东地中海的自由贸易将通过与埃及和以色列的平行自由贸易协定来实现。土耳其在这个设计中仍然是有希望的元素。然而，在此之前土必须与俄罗斯全面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以及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应当特别关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与大亚洲各国的所有双边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主要活动也不例外。整个计划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新的运输和物流网络周围建立实体经济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集中投资项目以及快速增加通过新渠道的贸易流量，如此可以使西方伙伴接受欧亚经济联盟。

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填补“转向亚洲”的经济意义，其必须用于使我们与欧盟的关系制度化。在长期完全无视欧亚经济联盟（然后加剧乌克兰冲突）后，可以看到欧洲联盟及其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的第一个迹象。建立两个大陆一体化新关系的通道并没有关闭，这将是欧亚经济联盟最有效的前景。

#### 四、加强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长期战略原则

谈到亚太地区，需要对整个国家经济空间进行结构性改革，在全球经济中定位可以产生积极的结果，这是俄罗斯一个新的长期战略的起点。

其主要原则应考虑以下目标：

1. 主要目标——俄罗斯经济向发达经济体的转型（符合国际公认的经合组织成员国标准）；
2. 积极参与创造全球商业惯例标准（事实上，国际竞争规则在西方和东方是相同的），并将其落实到俄罗斯的立法和经济中；
3. 利用世贸组织的潜力影响谈判进程的改革

以及与新兴的宏观区域（TPP, TTIP, RCEP）在贸易和投资合作方式上的合作前景；

4. 制定面向出口的结构性的政策（部门和区域层面），明确界定使用这种潜力的优先次序、俄罗斯进口替代品和生产本土化，（打造）国际知名品牌；

5. 不仅关注突破世界现有出口流，而且关注能够创造新产品生产线的地方商业的发展，包括网络中心市场，在那里，工程、软件、网络等领域（包括互联网基础设施）创造大部分的附加值，例如，在运输、工业、医药和教育数字化等方面；

6. 尽力融入伴随投资流动和技术转让的全球附加值链，这将需要在国家经济管理领域（从税务制度到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建立密切的国际协调；

7. 最大限度增加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国数量；

8. 加深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进程，在相互信任、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与“第三国”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

9. 需要在伙伴国贸易和投资的主要金融市场上推出俄罗斯出口企业；

10. 促进亚太国家（有经验、业务联系等）的劳动力向俄罗斯的流动，鼓励俄罗斯公司进一步参与这一市场的活动，包括制定特殊方案，按照公私合作的形式；

11. 灵活的国家支持的（在俄罗斯仅仅是将要开始建立其现代制度的第一步）对外经济活动主体，侧重于促进战略业务规划，新的有竞争力产品的开发，以及对国外目标市场的认真论证，必要的基础

设施的适应性训练（运输和后勤部分等）；

12. 改变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设置，进行结构性改革（改善投资环境，直接影响资本流入/流出的强度）。

将采取旨在缓解目前与西方紧张局势和解除制裁的措施，不仅如此，还要制定外交政策加强对无冲突的全球经济转型的国际保障，提出相应的倡议。事实上，“重新整合战略”的执行设想与所需的结构性改革概念的设想一样，都是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未来希冀形象”的基础。

一些领域提高质量的目标原则是明确的：预算平衡，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金融市场产生的长期流动性数量在2020年不低于6万亿—8万亿卢布，银行业贷款总额在该日期前增加一倍，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小于40%；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要不低于40%（目前为21%），累计率的大小则为30%，其他目标尚待确定，首先应该是出口结构的现实参数、附加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针对外国市场的区域计划成本的数量以及欧亚一体化项目的成熟度客观标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框架下的中国战略举措的兼容性和稳定性。

俄罗斯利用“转向东方”的资源适应经济现实、向新的发展模式迈出小但实际步伐，可以更好地促进其采取行动，从而远离维护管理的现状。重要的是不要失去方向，可以不断提醒这一点的是重新融入全球经济（没有人为分裂为东方和西方）的必要性及其长期战略原则。俄罗斯社会的积极立场是成功的根本条件，从前和今后都是如此。

（责任编辑 靳会新）